

人如其名张树金

◎陈 益

人生如树。

在大千世界里,在茫茫人海中,各种各样的人群组成了树的世界、树的海洋。当一粒种子,离开母体,在泥土里发芽生根,长成幼苗、小树,再经过园丁浇水施肥,修枝除虫,接受阳光空气、风雨洗礼,一路茁壮成长,最后才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张树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在公安战线上,撑起一片蓝天,洒下一片浓荫,造福一方百姓的人民警察;就是这样一位得遇良师,触发灵感,文思泉涌,硕果颇丰的文坛新秀!

他有黄葛树的坚韧。黄葛树是重庆人性格的象征,一年四季,枝繁叶茂,傲然挺立。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无论是悬崖还是绝壁,它都会把根须深深扎进石孔壁缝,坚定不移地向着地层深处挺进,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树金先生从公安最基层一路走来,在风雨兼程中从未懈怠,如一把用力拉开的弓充满张力,这种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毅力和斗志,成就了他完成《走出黎明》这部散文集的底色和底气。多少个深夜,他握笔静思,伏案挥毫;多少个黎明,他掩卷稍息,又迎着朝霞,投入新的工作和战斗。

他有青松的品格。“劲松傲立披肝胆,叱咤风云峭壁间,雪压霜欺颜愈峥,沐风经雨笑暑寒”,这首小诗用在树金先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树金先生是在一次晨跑中偶然开启的文学梦,从此,他与文学结缘,与散文结缘。读着《走进黎明》中的一篇篇文章,品味着一段段文字,我在想,树金先生是在用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意志,在另外一个战场上,纵横驰骋,斩关夺隘。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篇篇锦绣文章在报刊接连发表。他,不仅走进了高贵的文学殿堂,还登上那座属于自己的文学山峰。

他有菩提树的悲悯。悲悯,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境界。人民公安好似一堵墙,一面是对敌人,横眉冷对;一面是对人民,柔情似水。树金先生就是这堵铜墙铁壁的代表之一,他有一颗与生俱来的菩提心。他“从优待警”,不论是民警的父母,还是子女,只要有困难,他知道了都会尽力相助相帮。对待朋友,他从不虚与委蛇,而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他把对他人的那份爱、那份情,化作了自己工作的源泉和动力,继而在散文创作中,用悲悯之心、良善之情,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行文字、每一个标点

符号,如履薄冰地提炼和丰满主题,打磨和完善每一处细节,使人物神形兼备,使事实雄辩有力,使每一篇佳作光彩夺目。

不是任何高大,都让人仰望;不是任何著述,都让人高看。树金先生出版这部散文集,为的只是让自己深藏心底的那份情怀得到绽放,为的只是让自己不显山露水的创作成果得到认可的那份惬意,所以,我们对树金先生虚怀若谷的胸襟和谦卑为人的品格更加敬重。

一棵树长得再高,也要向脚下的泥土低头,一个人成就再大,也不能忘记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树金先生常自嘲自己就是一粒再平凡不过的种子,能拱破泥土长成幼苗、小树,已是万幸! 而长成大树融入社会的森林,成为有用之材,这实在是万幸中的万幸!

交流结束,当我与树金先生握手告别,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走进黎明”的树金先生身上有一种光芒,那是一道金色的光,那是能带给读者力量、希望和求索的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你是最美的一页

◎ 二月早春

你是一本有深度的书
一本还未出版的书
写尽人间所有的美好与艰辛

我翻开的第一页
像一束光
照亮了我暗淡的视线

小小的光亮
为我指点迷津的路
为我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第二页是你无限的遐想
这一页如一片薄薄的花瓣
切开心灵的共鸣

读你一遍是海
读你两遍是陈年的香
一遍一遍后,是玫瑰温柔的花语

读到第九页
是人间最美的四月天
那天我的心底照进了月光

与浪漫有邂逅
与樱花一起飞舞
与爱一起缠绵

二十八页是最美的情书
云雨之梦,云雨之欢是整部书的高潮
是爱的狂澜,是草原天边最美的风景

是莫奈花园的牵手
沙滩上意外地写上了你的生日
是上水咖啡,刚刚好的沉默

可在第二十九页
来了一场心碎的风雨
命运的,又一次折返

我不怕即将到来的夏天
我怕后面即将来临的
狂飙突进,我依旧相信

你是最亮的一束光
你是最好的恋人
你是最美一页

用一生去珍惜
去阅读,去珍藏
直到这本书,精彩的最后一页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望星星——致敬监狱人民警察

◎ 余智明

每天值班,恰如一盏灯
照亮高墙每一个角落
天上星星,跟着我巡逻的脚步
偶尔影子重叠
那是心有灵犀一般配合默契

不管天晴或者下雨,值班
我都会不时抬头望天
看看自己究竟与谁并肩
即便天空苍茫,我也知道
星星不在我的头顶
一定在我的双肩
见与不见
那缕缕星光
都给我风雨无阻的力量

一个披着月色来
一个顶着朝霞回
值班与交班,天天无缝对接
守护万家灯火的和谐温馨
星星不眨眼,我也不眨眼

(作者单位:四川省监狱管理局)

时间的重量

◎熊 昕

“你好,南川公证处吗?我明天上午来送锦旗,你们领导在吗?”

这寻常的报喜,落在南川公证处安静的办公室里,但他却像一块温润的玉石,投进公证处每个人的心湖,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接电话的姑娘小韦泰然自若放下电话,眼前浮现数月前,那对几乎被命运重压碾碎了脊梁的年轻夫妇。

春暖花开之际,大地洋溢着蓬勃生机。午后的阳光明晃晃的,王女士和她的丈夫张先生却像是从寒冬里踉跄奔来的,周身裹着一层驱不散的冷气。他们的脸上,寻不见初为父母的那份喜悦,反而让人感觉一种被猝然击垮后的茫然与焦灼。怀里那个小小的、用襁褓紧紧包裹着的婴儿,便是他们全部痛苦的根源。孩子出世时,如天使般纯净可爱,可那知,那身不正常的黄疸色,却像一道不祥的符咒,烙在她柔嫩的肌肤上。精神是萎靡的,连哭声都微弱得叫人心疼。医院的诊断——“胆道闭锁”,几个冰冷的字,便似一座飞来峰,轰然压在了这个刚刚启程的小家庭身上。肝移植,是唯一生路。而希望之门,只吝啬地敞开一条窄缝:六个月,黄金般的六个月,手术的时效,是悬在头顶的倒计时钟,嘀嗒,嘀嗒,每一秒,都敲击着为人父母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父爱是沉默的,却有着移山填海的力量。张先生,这个言语不多的男人,在那绝望的底色上,画下了一笔最决绝、也最温柔的线条。“用我的。”他说。将自己的部分肝脏移植给女儿,这不是一道需要权衡的选择题,而是源于血脉本能的唯一答案。

然而,法规的铁轨,横亘在这条生命的捷径前。活体器官捐献,必须公证。一纸文书,

在此刻,重逾千斤。它不再是格式化的条款与印章,它是通往手术台的通行证,是女儿能否抓住那缕熹微晨光的唯一凭证。

可以想见,当他们听闻正常的公证流程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时,内心是何等着急和煎熬。那几日,于他们而言,是何等漫长?孩子的病情,会不会在等待中悄然恶化?希望的窗口,会不会在程序的流转间缓缓关闭?他们怀着最后一丝希冀,来到南川公证处。

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从这对夫妇被忧患磨蚀得粗糙的脸上,从那个小婴儿不正常的肤色上,瞬间读懂了一切。那不仅仅是一件待办的业务,那是一个生命在叩门。于是,一道“绿色通道”应声开启,更难得的,是那份同步而至的公证法律援助,它轻飘飘地免去了所有费用,却沉甸甸地送达了一份超越金钱的体恤与共情。

我总爱想象那个办证的场景。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光影里浮动着微尘。工作人员的手是敏捷的,审核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诊断书……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没有丝毫迟滞。他们甚至还代为起草声明书,笔尖在纸页上沙沙作响,写的不是冰冷的条文,是一位父亲滚烫的誓言,是开启生命之门的咒语。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推诿拖延,所有的环节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快一些,再快一些。那一个小时,或许是王女士夫妇人生中最漫长、也最短暂的一个小时。当那本墨绿色的公证书终于递到他们手中的时候,它的封皮想必是温热的。它薄薄的,掂在手里几乎没有分量;可它又那样地重,里面盛放的,是一个孩子全部的未来。

“一份救命书!”王女士在电话里这样称呼它。是的,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称呼了。法律文书固有的冷硬框架,在这一刻,被灌注了最温热的人间真情。它是一道桥梁,架在法规与疾苦之间;它是一叶扁舟,帮一个家庭越过绝望的瀚海。

后来我得知,这样高效的背后,是南川公证处今年一场名为“三减”的静水深流的变革——减少证明材料、减少办证时间、减少办证成本。这“三减”,减去的又何尝只是几张纸、几日等待、几许花费?它减去的是横亘在百姓与希望之间的樊篱,是压在焦灼心灵上的无形巨石。他们将服务做得有了速度,更有了温度。这温度,便是能在绝境中,让人触摸到生的暖意。

如今,孩子手术成功,父亲安然康复,一个家庭历经风雨,终于又见到了彩虹。这圆满的结局,便是对所有努力最好的犒赏。我放下笔,望向窗外,南川的天空想必一如往日,澄澈而高远。在那片天空下,一纸轻而又重的公证书,曾为一个小小的生命,争分夺秒地,抢回了一个春天。而那公证处里不曾停歇的、对于“优服务”与“提质效”的追求,正如同涓涓暖流,无声地,却是坚韧地,汇入这座城市成长的脉搏里,让它变得愈发可亲,愈发值得托付与信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起点与终点

◎李树财

2026年元旦,朋友们都在恭贺新年大吉!细雨纷纷,天色阴沉,从医院探视出来,我倏然觉得,1月1日与12月31日不过是生命年轮上毗邻的两道刻痕,并无多大区别,人为赋予意义较多罢了。

元旦,不管月日都是最小数;年末,则是最大数。元旦离年末很远,需走整整一年;年末离元旦很近,仅一秒光景。岁末年初,是最大与最小的不期而遇,也是它们在时间连续中悄然握手。

年末是醉人的夜,背负了全年的不幸与伤痛,满载“曾经”,是沉思的终点,鲜有故人眷恋。元旦是迷人的晨,蕴含着全年的美好与欣喜,孕育“将要”,是行动的起点,备受众生青睐。年末要总结,回望过往点滴,做最后道别。元旦要谋划,展望未来期许,画最新图景。

不禁发问,是谁将这两日塑造得如此迥异?似乎这一人为的时间界碑,能将遗憾留在彼岸,将希望引渡此岸。

尽管先人赋予元旦与年末太多内涵和寓意,但骨子,他们仍有无数共通和同质,不必非此即彼、厚此薄彼。我们庆祝诞生,却常回避终结;我们拥抱开始,却总落寞结束。然而,没有年末的积淀,元旦的开启便失去了参照;没有终结的领悟,开创的勇气便少了根基。阅尽繁华,终究悟道,元旦与年末真的相等无疑。我想抹掉二者的差异,不知是否为世俗所容?

这两天怎么能没有差异呢?24小时!这个答案特别精准,最有分量!正如,雨幕下,寒风中,元旦与年末,同样阴沉,并且追加一丝假日“报废”的幽怨。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落,高血压的药还得按时服用,娃儿的作业还得规矩辅导,生活的质地并未因日历的翻新而迅疾改变。

元旦与年末,它们不一样?且看,特殊之境,差异消融。当人们忍受战事、病痛、饥饿、放逐、孤独之时,元旦与年末的差异瞬间消弭!在生存的边缘,时间退化为最原始的形状:

下一顿饭、下一口水,下一避所、下一希望。在职责面前,军警、医生、消防、工农、商超、环卫、安保、快递、外卖……无数普通劳动者——时间被任务重新切割,“节日”不过是日程表上一个平凡的注脚。

时间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所谓的“节点”不过是我们投射在水雾上的影子。每个结束都蕴含开始,每个开始都奔向结束。生命正是在这无数微小的生死之中,完成其波澜壮阔的循环。当我们遍历沧桑,回归本原,终会发现:每一个“此刻”都既是往昔的终点,亦是未来的起点。告诉您一个秘密:不仅元旦与年末一样,而且春分与秋分,黎明与黄昏,一年365天,天天都一样!

不论元旦与年末,怎么差异与共通,我们终将与自己和解,与岁月言和,与万物团圆。

(作者单位: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